

## 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测度及演变趋势研究

刘灵辉<sup>a,b</sup>,程丹<sup>a</sup>,冉琳源<sup>a</sup>

(电子科技大学 a. 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 b. 长三角研究院(湖州),浙江 湖州 313001)

**[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现以共同富裕的理论渊源与内涵解释为基础,从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等六个方面构建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马尔科夫链和案例法探索浙江省及其下辖 11 个地级市 2007—2022 年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及演变趋势。研究发现,浙江省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在研究期内稳步提升,生活富裕富足和公共服务普及普惠两个指标的对其影响最大。浙江省下属 11 个地级市的共同富裕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高水平城市始终保持“领头羊”地位,中等水平城市发展速度较快,中高水平和中低水平城市提升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等级的潜力最大,低水平城市的发展优势不足且短板明显,导致其后发优势不明显。因此,政府应考虑建立互助共同体,优化收入分配制度,稳步推动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以突破现有共同富裕发展格局,实现全省共同富裕均衡发展。

**[关键词]**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评价测度;演变趋势;浙江省;熵权法;马尔科夫链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114(2025)01-0089-11

##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共同期盼,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带领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努力。浙江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在因地制宜地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收入合理分配和美好生活共享等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具备开展共同富裕建设的先发优势。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浙江确立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试点省份。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在共同富裕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将作为范例,为全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贡献经验。

浙江省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独特的地理、经济、社会条件为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此外,浙江省的共同富裕建设还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将浙江选作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试点省份后,中央各部委陆续发文,在乡村振兴、文旅、科技创新、金融等多个领域颁布了具体的支持政策。作为具有先发优势的共同富裕建设示范区,浙江省的共同富裕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在其他地区实践中尚未出现的困难和挑战,其在先行先试过程中总结的创新经验,能够为其他省份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因此,选择浙江省及其下辖 11 个地级市作为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测度的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和代表性。

本文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从共同富裕理念内涵的界定出发,构建测度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收集相关数据,探索浙江省及其下辖 11 个地级市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和未来演变趋势,以期对未

**[收稿日期]**2024-02-06

**[基金项目]**四川省软科学项目(2022JDR0163);电子科技大学长三角研究院(湖州)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U0422009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21FRJHZD002);四川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区域公共管理信息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QGXH23-02)

**[作者简介]**刘灵辉(1982—),男,河南洛阳人,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三角研究院(湖州)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制度与政策研究,邮箱:liulinghui2005@163.com;程丹(1999—),女,湖南岳阳人,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经济;冉琳源(2001—),女,湖北恩施人,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制度与政策。

来浙江省以及我国共同富裕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构建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将为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测算评价提供一种可操作、客观、定量的思路,为研究其他区域层面的共同富裕实现程度提供参考。第二,通过多维度全面测度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现状,研判浙江省下辖11个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演变趋势,发现其在共同富裕发展过程中的短板,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数据支撑。第三,通过探讨浙江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路径,提出了以省内核心城市为主体,辐射带动省内其他区域的“先富带动后富”协同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不仅为浙江省内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路径,也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参考,具有广泛的推广价值。

## 二、文献综述

### (一) 共同富裕的内涵

何为共同富裕?从传统中华文化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构想,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领导人对共同富裕的理解与实践,关于共同富裕的讨论从未中断,学术界也不乏对共同富裕内涵的探讨研究。

首先,共同富裕所包含的内容是全方位的。杨文圣以及曹亚雄等学者都认为:共同富裕所指代的内容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而更应该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全方位的建设成果<sup>[1-2]</sup>。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会带来共同富裕,还需要更多地考虑到人的全面发展,要实现人在衣食住行以及就医、教育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同时在新时代,对于共同富裕的内涵把握离不开对于生态的保护,生态是共同富裕不可缺失的维度,生态正义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核心价值遵循和必然要求<sup>[3]</sup>。《意见》中将共同富裕定义为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

同时,共同富裕是发展与共享的统一。共同富裕意味着所有人共享富饶,而非单纯的平等主义、富裕少数或一律富足<sup>[4]</sup>,在阐述共享发展观念时,习近平强调,其核心在于坚定不移地以人民为发展重点,彰显了逐步达成共同繁荣的宗旨<sup>[5]</sup>。早在2000年出版的《发展经济学的前沿:展望中的未来》中也提到要让所有人享受到繁荣所带来的正向边际效益<sup>[6]</sup>。《意见》中强调实现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是促进人类全面成长和社会整体向前发展,让所有人共享改革发展的果实以及幸福美满的生活。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在共享和发展两个方面的基础上推动人类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 (二) 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评价测度

共同富裕这一概念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国外学者对于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评价测度较少,更多集中于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测度。在国外研究中,金融<sup>[7]</sup>、基础设施投资<sup>[8]</sup>、外商投资<sup>[9]</sup>、人口<sup>[10]</sup>等因素经常被纳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关的评价测度体系中。

国内普遍的做法是基于共同富裕的内在含义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测度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基于共同富裕的内涵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这套指标体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多个领域,旨在全方位地衡量共同富裕发展水平<sup>[6,11]</sup>。二是将共同富裕分为“共同”以及“富裕”两个维度来评价<sup>[12-13]</sup>,部分研究在设计指标体系时还充分地权衡了各种因素,以确保所选取的指标在不同收入水平、地理区域和城乡差异之间取得平衡<sup>[14]</sup>。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研究数量有限,且暂未达成共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不同区域和城乡之间联系的加强,在制定共同富裕评价测度体系时,必须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共同富裕关注的是连续的、立体的整体空间区域;二是纳入影响共同富裕实现的关键指标是经济发展;三是共同富裕内容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不能仅使用单一经济指标来衡量,更应该考虑到生态环境、社会、人口、空间、公共服务等多重要素。

### 三、指标体系及测度模型

#### (一) 指标体系

通过对比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以数据可得性、评价体系的综合性与针对性以及指标的动态性与对比性为原则,将浙江省及其下辖 11 个地级市为基本研究对象,构建了一套可操作、可持续、多维度的指标体系,包括六个一级指标、十一个二级指标以及三十六个三级指标(见表 1)。本指标体系除考虑到浙江省各个城市区域之间的差异以外,还对每个城市的城乡内部差异进行综合考量。

具体的指标设计过程与思路如下:首先,依照《意见》对共同富裕的定义,本文选取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社会和谐和睦、环境宜居宜业、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再加上最基本的综合经济基础数据构建包含六个一级指标的指标体系;其次,在考虑浙江省各个城市之间的差异以及城乡之间的发展差异的基础上对二级指标与三级指标进行扩展<sup>[6,11]</sup>。

表 1 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计算或描述方式
综合经济基础数据		(1) 常住人口数(+)	原始数据 <sup>[15-16]</sup>
		(2) GDP(+)	原始数据 <sup>[17]</sup>
		(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原始数据 <sup>[18]</sup>
		(4)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原始数据 <sup>[19-20]</sup>
生活富裕富足	经济发展	(5) 人均 GDP(+)	原始数据 <sup>[6]</sup>
		(6) 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常住人口数 <sup>[12]</sup>
	收入消费	(7)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sup>[6]</sup>
		(8) 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按人口比例加总 <sup>[11]</sup>
精神自信自强	综合素质	(9)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sup>[20]</sup>
		(10) 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	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常住人口数 <sup>[6]</sup>
		(11)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常住人口数 <sup>[21]</sup>
		(12) 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sup>[19]</sup>
环境宜居宜业	环境宜居	(13) 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常住人口 <sup>[11]</sup>
		(14) 公共预算支出中文化旅游财政支出占比(+)	文旅财政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sup>[11]</sup>
		(15) 公共预算支出中科学技术支出占比(+)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_科学技术/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sup>[22]</sup>
		(16) 文化及相关产业就业人员占比(+) <sup>①</sup>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从业人员数/年末城镇就业人员数 <sup>[11]</sup>
社会和谐和睦	环境宜业	(17) 城市污水处理率(+)	原始数据 <sup>[20]</sup>
		(18)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原始数据 <sup>[19]</sup>
		(19) 实际利用外资额占 GDP 比重(+)	实际利用外资额/GDP <sup>[23]</sup>
		(20) 人均社会消费品销售企业数(+)	社会消费品销售企业数/常住人口数 <sup>[24]</sup>
公共服务普及普惠	社会和谐	(21) 城镇登记失业率(-)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城镇常住人口 <sup>[19]</sup>
		(2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公共安全占比(+)	公共安全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sup>[25]</sup>
	医疗卫生	(23) 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占比(+)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sup>[6]</sup>
		(24)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参保人数/户籍人口数 <sup>[12]</sup>
公共基础设施	医疗保障	(25) 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参保人数/城镇常住人口数 <sup>[12]</sup>
		(26) 失业保险参保率(+)	参保人数/全社会就业人员年末数 <sup>[12]</sup>
	教育服务	(27) 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	执业(助理)医师数/常住人口 <sup>[6]</sup>
		(28) 每千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常住人口 <sup>[19]</sup>
教育服务	公共基础设施	(29) 公共预算支出中医疗卫生支出占比(+)	医疗卫生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sup>[6]</sup>
		(30) 每万人公共汽车数量(+)	年末实有公共汽车数量(市区)/市区人口 <sup>[12]</sup>
	教育服务	(31)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原始数据 <sup>[6]</sup>
		(32)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原始数据 <sup>[6]</sup>
教育服务	教育服务	(33) 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支出占比(+)	教育事业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sup>[6]</sup>
		(34) 普通小学生师比(教师人数=1)(-)	小学在校学生数/小学专任教师数 <sup>[14]</sup>
	教育服务	(35) 教育业从业人员占比(+) <sup>②</sup>	教育业从业人员数/年末城镇就业人员数 <sup>[14]</sup>
		(36) 普通高等学校生师比(教师人数=1)(-)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专任教师数 <sup>[12]</sup>

①2020 年开始统计指标发生变化,年末城镇就业人员数截至 2019 年,使用相近年份替代。

②2020 年开始统计指标发生变化,年末城镇就业人员数截至 2019 年,使用相近年份替代。

## (二) 测度模型

### 1. 熵权法

参考魏艳艳和马雪<sup>[26]</sup>以及张挺等<sup>[27]</sup>的研究,本文选取熵权法测算浙江省 2007—2022 年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具体步骤如下:

① 数据标准化处理。需要针对不同的维度,利用公式对所选取的正向与负向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方便后续计算。

$$r_{ij} = \frac{x_{ij} - x_{\min}}{x_{\max} - x_{\min}}; r_{ij} = \frac{x_{\max} - x_{ij}}{x_{\max} - x_{\min}} \quad (1)$$

其中( $i = 1, \dots, 11, j = 1, \dots, 36$ )。

② 构建数据比重矩阵。浙江省下辖 11 个地级市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每个地级市包含 36 个三级指标,故而构建评价矩阵  $R = (r_{ij})_{36 \times 11}$  如下:

$$R = \begin{pmatrix} r_{11} & r_{12} & \cdots & r_{1n} \\ r_{21} & r_{22} & \cdots & r_{2n}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r_{m1} & r_{m2} & \cdots & r_{mn} \end{pmatrix}_{m \times n} \quad (2)$$

其中, $m = 36, n = 11$ 。

③ 构建新比重矩阵。计算第  $j$  个指标第  $i$  个项目的指标比重  $P_{ij}$ ,由此建立数据的比重阵  $P = (P_{ij})_{m \times n}$ 。

$$P_{ij} = \frac{r_{ij}}{\sum_{i=1}^m r_{ij}} (0 \leq r_{ij} \leq 1) \quad (3)$$

④ 求各项指标的信息熵。第  $j$  个指标的熵权  $e_j$  为:

$$e_j = -k \sum_{i=1}^m P_{ij} \ln P_{ij} (m = 36) \quad (4)$$

其中常数  $K$  为:

$$K = \frac{1}{\ln m} (m = 36) \quad (5)$$

信息效用值  $d$  为:

$$d_j = 1 - e_j \quad (6)$$

⑤ 确定各项指标权重。第  $j$  个指标的熵权  $w_j$  为:

$$w_j = \frac{(1 - e_j)}{\sum_{j=1}^n (1 - e_j)} = \frac{d_j}{\sum_{j=1}^n d_j} (n = 11) \quad (7)$$

⑥ 计算不同指标以及地级市的最终综合得分。计算出第  $i$  个地级市的得分  $S_i$  为:

$$S_i = \sum_{j=1}^n r_{ij} w_j \quad (8)$$

### 2. 马尔科夫链

马尔科夫链作为一种数学模型,用于描述随机事件之间的转移概率,适用于未来状态只受当前状态的影响,而不受过去状态影响的预测。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发展态势的随机过程有马尔科夫性质,另外通过对 2007—2022 年的数据进行观察分析,浙江省下辖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测度结果表现出较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具有较高的稳定发展趋势,这表明,当前的发展水平能够较好地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共同富裕本身发展过程具有连续性,且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但在短期内变化相对较小。因此,用马尔科夫链预测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及其层级流动具有较强的合理性。设状态空间为集合

$S$ , 时间序列为  $t$ , 那么, 马尔科夫链的过程可以表示为:

$$P(X_{t+1} = S_{t+1} | X_t = S_t, X_{t-1} = S_{t-1}, \dots, X_0 = S_0) = P(X_{t+1} = S_{t+1} | X_t = S_t) = P_{ij} \quad (9)$$

式中,  $P_{ij}$  表示共同富裕发展水平从  $t$  年的  $i$  类型状态转移到  $t+1$  年的  $j$  状态的概率。 $P_{ij} = \frac{n_{ij}}{n_i}$ , 假设在时刻  $t$ , 状态为  $S_i$ ,  $n_{ij}$  表示  $t+1$  时状态为  $S_j$  的样本数,  $n_i$  表示  $t+1$  时状态为  $S_i$  的样本数。

### (三)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数据涵盖了浙江省 11 个地级市 2007—2022 年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自中经统计城市年度数据库、EPS 全球统计数据库, 当地政务公开资料、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浙江省统计年鉴》及 11 个地级市的《统计年鉴》。对于少量缺失值, 本文采用了线性插值或根据情况使用相近年份的近似值进行补充。由于多数统计资料会在大规模人口普查后进行修正, 本文以最新的修正数据为准, 未修正的数据则使用最新统计资料中的数据。

## 四、测度结果

### (一) 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 1. 浙江省及其下辖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表 2 为 2007—2022 年浙江省及其下辖 11 个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得分测度结果, 其中, 增长率的计算公式为  $\frac{F_{\text{当年}} - F_{2007}}{F_{2007}}$ ,  $F_{\text{当年}}$  为该城市计算年份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得分,  $F_{2007}$  为该城市 2007 年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得分。极差值来源于 11 个地级市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得分。从增长率来看, 2007—2022 年间, 浙江省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得分由 2007 年的 0.277 增加到 2022 年的 0.568, 十五年来增加到了 106.8%, 年均增长约 10.12%。11 个地级市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也有显著提升, 增长率最大的三个城市分别是台州市、丽水市以及嘉兴市, 分别增长 1.245 倍、1.206 倍以及 1.355 倍, 增长率最低的城市是湖州市、舟山市以及杭州市, 分别增长 0.938 倍、0.927 倍以及 0.922 倍。台州市、丽水市以及嘉兴市由于初始发展水平较低, 增长空间较大, 其增长率遥遥领先, 具有较强的后发优势。

表 2 2007—2022 年浙江省及其下辖 11 个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得分测度结果<sup>①</sup>

	2007	2008	2011	2012	2016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增长率
浙江省	0.277	0.292	0.341	0.368	0.447	0.482	0.508	0.528	0.544	0.568	1.068
杭州市	0.403	0.447	0.520	0.557	0.649	0.676	0.703	0.711	0.732	0.776	0.922
宁波市	0.330	0.359	0.407	0.440	0.525	0.545	0.594	0.605	0.622	0.655	0.987
嘉兴市	0.245	0.274	0.344	0.378	0.416	0.458	0.473	0.509	0.540	0.576	1.355
湖州市	0.279	0.293	0.334	0.358	0.441	0.475	0.495	0.507	0.519	0.540	0.938
绍兴市	0.303	0.311	0.349	0.366	0.456	0.503	0.542	0.558	0.572	0.591	0.947
舟山市	0.289	0.281	0.332	0.352	0.434	0.478	0.488	0.518	0.544	0.556	0.927
温州市	0.251	0.262	0.306	0.359	0.422	0.448	0.463	0.495	0.516	0.543	1.162
金华市	0.263	0.277	0.312	0.326	0.391	0.438	0.482	0.491	0.501	0.532	1.025
台州市	0.215	0.243	0.280	0.307	0.385	0.436	0.466	0.480	0.499	0.483	1.245
衢州市	0.248	0.249	0.291	0.309	0.391	0.430	0.446	0.469	0.471	0.504	1.033
丽水市	0.220	0.213	0.275	0.292	0.403	0.417	0.439	0.468	0.469	0.486	1.206
极差	0.188	0.234	0.244	0.265	0.264	0.259	0.264	0.243	0.264	0.293	—

从离散程度来看, 2007—2022 年间, 浙江省下辖 11 个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极差值变动较

<sup>①</sup>受限于篇幅, 删除部分年份(2009 年、2010 年、2013 年、2014 年、2015 年、2017 年)。

大,由0.188动态上涨至0.293,表明虽然浙江省这11个地级市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得分都在稳步提升,但是目前浙江省地级市之间共同富裕发展差距较2007年有所扩大。此外,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极差值在2011年以及近几年都有过小幅度的缩小,表明近年来浙江省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差距处于波动变化中。

## 2. 浙江省下辖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等级分类

本文以2007—2022年浙江省共同富裕的六个评价维度以及整体水平一共七个变量对浙江省下辖11个地级市进行系统聚类分析,选取平方欧氏距离来计算所有聚类之间的距离。聚类划分结果如图1,据此对浙江省的不同发展状况的城市进行类型划分,将第一、二、三、四类等级分别对应高水平、中高水平、中低水平和低水平的共同富裕,表3为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等级分类情况。

### (二) 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差异分析

为了更好地剖析浙江省及其下辖11个地级市在目前共同富裕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在总体把握浙江省及其下辖11个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以及时空演变趋势的基础上,还需进一步厘清浙江省及其下辖11个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过程中的优势与短板。共同富裕包含多个维度,任何一个维度的落后都会影响到共同富裕的总体进程,因此需要在六个一级指标的基础上逐一分析,以便了解不同地区之间在共同富裕发展过程中的细微差异与特征,为浙江省及其下辖11个地级市发展策略的制定与完善提供依据。首先,将前文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与二级指标权重汇总至表4。其次,沿用熵权法将浙江省下辖11个地级市的一级指标得分总结至表5,由于篇幅有限,为方便对比仅展示2007年、2012年、2017年、2022年共同富裕分维度测度结果。最后,基于表5结果分析2022年浙江省下辖11个地级市发展共同富裕的短板与优势(详见表6)。

(1) 整体来看,表4中对浙江省2007—2022年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影响最大的一级指标是生活富裕富足,其次是公共服务普及普惠,二者权重均超过0.2,分别为0.244与0.266;然后是社会和谐和睦与精神自信自强,分别为0.164与0.115;影响最小的两个一级指标是精神自信自强与综合经济基础数据,其权重分别为0.112与0.101。

(2) 各市层面,表5中各地级市的六项一级指标得分整体上处于稳步提升状态,其中生活富裕富足的提升最为明显,11个地级市的得分涨幅最低都超过了1.617倍。环境宜居宜业的得分变化相对不明显,仅有嘉兴市、温州市、丽水市的增长幅度超过1倍,绍兴甚至出现小幅度回落,但总体而言所有城市在该项得分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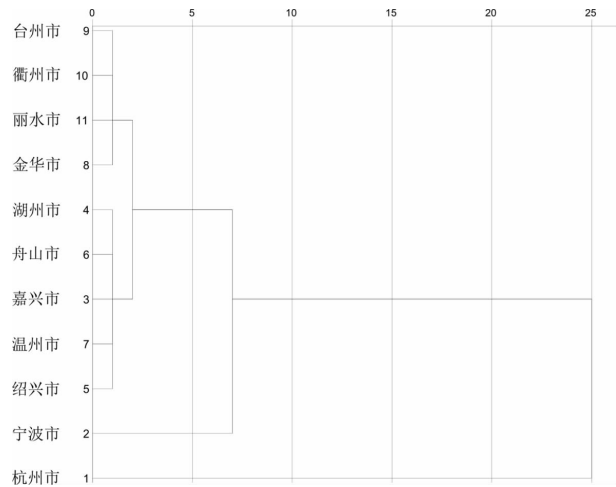


图1 2007—2022年浙江省共同富裕综合得分系统聚类图

表3 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等级分类情况

聚类等级	城市
第一类(高水平)	杭州市
第二类(中高水平)	宁波市
第三类(中低水平)	嘉兴市、湖州市、绍兴市、舟山市、温州市
第四类(低水平)	金华市、台州市、衢州市、丽水市

表4 一二级指标权重汇总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综合经济基础数据	0.101	—	—
生活富裕富足	0.244	经济发展	0.111
		收入消费	0.133
精神自信自强	0.115	综合素质	0.053
		科学文化	0.062
环境宜居宜业	0.112	环境宜居	0.046
		环境宜业	0.066
社会和谐和睦	0.162	和谐稳定	0.050
		社会保障	0.112
公共服务普及普惠	0.266	医疗卫生	0.081
		公共设施	0.082
		教育服务	0.103

表 5 2007 年、2012 年、2017 年、2022 年浙江省下辖 11 个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一级指标得分

城市	综合经济基础数据				生活富裕富足				精神自信自强				环境宜居宜业				社会和谐和睦				公共服务普及普惠			
	2007	2012	2017	2022	2007	2012	2017	2022	2007	2012	2017	2022	2007	2012	2017	2022	2007	2012	2017	2022	2007	2012	2017	2022
杭州市	0.029	0.045	0.067	0.101	0.083	0.137	0.192	0.233	0.049	0.063	0.067	0.081	0.068	0.078	0.079	0.078	0.059	0.094	0.107	0.111	0.116	0.140	0.168	0.171
宁波市	0.026	0.040	0.056	0.082	0.077	0.125	0.171	0.203	0.042	0.028	0.038	0.062	0.061	0.066	0.078	0.082	0.050	0.089	0.092	0.095	0.074	0.092	0.117	0.131
嘉兴市	0.011	0.017	0.024	0.035	0.054	0.091	0.139	0.169	0.026	0.039	0.046	0.059	0.035	0.054	0.056	0.073	0.049	0.077	0.071	0.090	0.069	0.099	0.116	0.150
湖州市	0.006	0.009	0.013	0.021	0.048	0.084	0.129	0.165	0.030	0.022	0.031	0.036	0.051	0.064	0.075	0.069	0.047	0.063	0.085	0.095	0.097	0.116	0.145	0.154
绍兴市	0.013	0.020	0.025	0.035	0.055	0.088	0.132	0.180	0.029	0.027	0.036	0.044	0.073	0.068	0.076	0.072	0.047	0.065	0.088	0.095	0.086	0.098	0.133	0.164
舟山市	0.000	0.003	0.005	0.008	0.071	0.109	0.148	0.188	0.038	0.035	0.046	0.056	0.049	0.053	0.063	0.067	0.031	0.044	0.067	0.087	0.099	0.109	0.143	0.151
温州市	0.023	0.033	0.041	0.053	0.051	0.081	0.124	0.156	0.021	0.029	0.026	0.040	0.022	0.048	0.055	0.058	0.047	0.055	0.063	0.079	0.086	0.113	0.130	0.157
金华市	0.014	0.019	0.026	0.037	0.044	0.080	0.132	0.150	0.033	0.032	0.028	0.055	0.032	0.039	0.053	0.057	0.042	0.049	0.068	0.081	0.099	0.108	0.127	0.152
台州市	0.016	0.021	0.028	0.037	0.044	0.079	0.125	0.150	0.018	0.017	0.025	0.037	0.027	0.048	0.060	0.054	0.032	0.048	0.065	0.064	0.078	0.094	0.113	0.141
衢州市	0.003	0.005	0.008	0.014	0.026	0.054	0.100	0.136	0.033	0.031	0.036	0.048	0.031	0.047	0.052	0.056	0.033	0.047	0.066	0.081	0.122	0.125	0.151	0.169
丽水市	0.004	0.005	0.009	0.014	0.017	0.054	0.109	0.136	0.050	0.043	0.047	0.063	0.026	0.046	0.053	0.053	0.030	0.033	0.052	0.068	0.094	0.111	0.151	0.152

(3) 就 2022 年浙江省下辖 11 个地级市发展共同富裕的短板和优势来看,2022 年各地级市的一级指标得分中,杭州市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其他城市和杭州市相比差距较大,都存在相应短板与优势,结合上文对浙江省下辖地级市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分类结果,可以发现:第一,高水平城市杭州市在 13 年的发展过程中都处于全省领先的位置,没有明显的短板,但在环境宜居宜业以及公共服务普及普惠上还有一定的进步空间。第二,中高水平城市宁波市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虽然落后于杭州市,但在全省的高度来看依然领先于浙江省的绝大部分城市。宁波市的发展短板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普及普惠。第三,中低水平城市中,嘉兴市的公共服务普及普惠问题较为突出,需要加大攻坚力度。湖州市存在的较大短板问题就是精神自信自强,其余表现基本属于较为良好的状态。绍兴市发展相对均衡,没有明显的短板。舟山市在综合经济数据基础建设中存在劣势,与其本身的经济体量不大有直接关联。温州市虽然在经济方面表现亮眼,但其在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方面的表现仍然有进步空间。第四,低水平城市中,经济发展是衢州市和丽水市共同的短板;环境宜居宜业水平也相对较低,是低水平城市共同的短板。此外,台州市共同富裕发展没有突出的发展优势,金华市、衢州市和丽水市分别在综合经济基础、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和精神自信自强方面有其亮眼之处。

表 6 2022 年浙江省下辖 11 个地级市发展共同富裕的短板与优势

城市	优势	良好	短板
杭州市	综合基础经济数据、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社会和谐和睦	环境宜居宜业、公共服务普及普惠	
宁波市	综合经济基础数据、生活富裕富足、环境宜居宜业	精神自信自强、社会和谐和睦	公共服务普及普惠
嘉兴市	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	综合基础经济数据、生活富裕富足、社会和谐和睦	公共服务普及普惠
湖州市	社会和谐和睦	综合基础经济数据、生活富裕富足、环境宜居宜业、公共服务普及普惠	精神自信自强
绍兴市	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	综合基础经济数据、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	
舟山市	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	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	综合经济基础数据
温州市	综合经济基础数据、公共服务普及普惠	生活富裕富足	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
金华市	综合经济基础数据	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	环境宜居宜业
台州市		综合经济基础数据、生活富裕富足	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社会和谐和睦
衢州市	公共服务普及普惠	精神自信自强、社会和谐和睦	综合基础经济数据、生活富裕富足、环境宜居宜业
丽水市	精神自信自强	公共服务普及普惠	综合基础经济数据、生活富裕富足、环境宜居宜业

为进一步分析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差异来源,本文选取杭州市和绍兴市为研究对象,借助案例分析法探讨其共同富裕发展的特点、问题以及改进措施。

在实证测算共同富裕得分中,杭州和宁波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分别被民间称为浙江“第一城”和“第二城”。杭州作为省会城市,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辐射能力,而宁波作为东部沿海的重要港口城市,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但关于浙江“第三城”的名号,绍兴、温州和嘉兴等城市都竞相参与角逐,其发展模式也各具特色。根据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分维度测度结果,绍兴市的共同富裕发展较为亮眼,在2023年公布的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第三批试点名单中,绍兴有六个项目入选,数量居全省第二。对比之下,绍兴虽然没有杭州独特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也没有宁波得天独厚的优良港口,但是其共同富裕发展的思路却也恰好能为广大二三线乃至四线城市借鉴推广。因此本文选取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领头羊”的杭州以及具备亮眼发展势头的绍兴作为案例展开分析。

根据表7可知,杭州市最大的优势在于基础实力雄厚,没有明显短板。在共同富裕发展过程中,杭州市坚持走“大杭州”路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打造科创高地,不断做大“蛋糕”。深入挖掘发现杭州市区县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然明显,2022年,桐庐、淳安、建德三县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仅为全市的78%,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淳安县和最高的西湖区倍差达到了2.05倍。

表7 杭州市和绍兴市发展共同富裕的经验

	杭州市	绍兴市
发展特点	基础实力雄厚,“头雁”作用明显	锚定民生,公共服务均衡
发展问题	区强县弱	产业发展短板明显
发展经验	关注市内县域发展,提升市内区县均衡水平	加速推进与杭州的产业协同合作

未来杭州市在保持其优势的同时,需要把握住特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脉搏,重点推进区县共富。

根据表7可知,绍兴市的共同富裕发展同样没有明显短板,但其发展优势与杭州市不同。一方面,绍兴市明确了社会发展及其公共服务优质均衡发展的清晰思路,瞄准养老短板发力,通过有针对性地解决公共服务的供给问题,实现了公共服务从有到优的转变。另一方面,经济基础是绍兴市与杭州市和宁波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拉开差距的关键原因。未来绍兴市要着力提升产业兜底的能力,通过搭上杭绍产业协同的快车,加快促进创新转变为生产力,实现双城互利共赢,打造共同富裕新层面。

### (三) 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演变趋势

参考屈小娥等<sup>[28]</sup>,本文使用马尔科夫链模型探究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未来演变趋势。由于马尔可夫链中可能的状态数量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为保证状态数量设置的合理性,参考浙江省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等级分类,本文将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得分划分为四个等级。状态区间的划分参考彭刚等<sup>[29]</sup>和李昕等<sup>[30]</sup>的研究,采用四分位数(25th、50th、75th),分别得到状态I、状态II、状态III以及状态IV,其对应的水平得分区间分别为[0.213, 0.326]、[0.326, 0.414]、[0.414, 0.491]、[0.491, 0.776],通过计算得到马尔可夫链转移矩阵如表8所示。矩阵主对角线的数据表示下一阶段该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状态保持不变的概率,主对角线右方的数据表示下一阶段该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状态发展到较高层次的概率,主对角线左方的数据表示下一阶段该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状态发展到较低层次的概率。

由表8可知,从总体来看,各个类别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都呈现向上发展的态势,每一个类别回到更低层次的概率几乎为零,高水平和中高水平虽然有向下的概率,但保持在0.02左右,意味着回到更低水平状态的概率仅为2%左右。主对角线上的概率值均大于0.7,表明浙江省下辖

表8 浙江省下辖11个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马尔可夫链转移矩阵结果

类别	状态I (低水平)	状态II (中低水平)	状态III (中高水平)	状态IV (高水平)
状态I(低水平)	0.796	0.205	0	0
状态II(中低水平)	0	0.727	0.273	0
状态III(中高水平)	0	0.024	0.738	0.238
状态IV(高水平)	0	0	0.029	0.971



11个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演变惯性较大,发生类别转移的概率较小,现有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格局难以打破。中低水平和中高水平城市的状态发生向上转移的概率较大,中低水平城市发展到中高水平城市的概率达到27.3%,中高水平城市升至高水平城市的概率也有23.8%。低水平城市是四个类别中最难向上发展的,其停留在低水平状态的概率接近80%。高水平城市基本维持在最高水平,较难发生状态转移。

## 五、结论性评述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应时代发展要求的重大举措,本文以共同富裕理论为基础,以浙江省及下辖1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确立了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权法计算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并通过马尔科夫链探究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演变趋势。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浙江省总体共同富裕发展水平逐年提升,其下辖11个地级市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得分也都在稳步提升,但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存在区域不平衡现象,经济落后城市拥有较强后发优势。根据11个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得分可以将其划分为高水平、中高水平、中低水平和低水平四个层次。第二,对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影响最大的一级指标是生活富裕富足,其次是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影响最小的两个一级指标是精神自信自强与综合经济基础数据,四个层次的地级市在发展过程中有各自不同的短板和优势。第三,从演变趋势来看,浙江省现有共同富裕发展格局相对稳定,中高水平和中低水平城市提升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等级具有一定潜力,而低水平城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实现跨越发展的难度会更大。

据此,本文得到如下启示:首先,建立互帮互助共同体,实现全省共同富裕均衡发展。构建以核心城市为引领,共同推进、相互支持的发展模式,形成“先富引领后富”的发展格局,强化区域内部的合作与交流,构建省内互帮互助共同体,实现省内各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的优势互补。一是设立共同富裕示范城市,为其他城市的共同富裕发展提供先进经验。二是构建省内互帮互助共同体,形成抱团发展,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具体而言,以杭州市为中心,辐射湖州市、衢州市、金华市;以宁波市为中心,辐射舟山市、绍兴市、嘉兴市;以温州市为核心,辐射至丽水市和台州市。其次,分层推进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突破现有共同富裕发展格局。综合考量各层次城市共同富裕发展的优势与短板,因城制宜地推进浙江省各地级市共同富裕发展。第一,进一步提升高水平城市杭州市的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打造共同富裕全面发展示范城市。第二,补齐中高水平城市宁波市在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方面的短板,将宁波市打造为共同富裕发展无短板城市。第三,中低水平城市共同富裕发展的优势和短板差异较大,但具备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提升的潜力,应当因城施策,通过短板攻坚和优势强化助力中低水平城市提升为中高水平城市。例如,舟山市在经济发展中存在较大短板,加大舟山市的经济建设力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基于低等级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城市自身发展条件,发掘低水平城市尤其是金华市、台州市和丽水市的比较优势,找准城市发展定位,建设共同富裕发展特色城市,从而推动低水平城市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实现跨越发展。再者,稳步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全省居民生活富裕富足。在高质量推动共同富裕的建设中,“做大蛋糕”无疑是最为根本的一步<sup>[31]</sup>。生活富裕富足作为在一级指标所占权重最高的指标,且经济发展是制约低水平城市共同富裕发展的共同短板,说明当前浙江省各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的巨大差距。因此,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激发市场各类主体活力,保障人民生活富裕富足。第一,通过合作开发、共享信息资源、互利共赢等途径,增强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与活力。第二,引导民营企业在乡村地区投资兴办乡村电商、农产品加工、旅游业等项目,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减小城乡区域差异。第三,加强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支持,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社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然后,优化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做大蛋糕”后必须“分好蛋糕”,生活富裕富足另一个重点就是要求缩小不同群体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未来可以增加城市与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为农村居民提供投资信息,提升理财知识,提高居民不动产价值,增加财

产性收益;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小微企业主、个体经营者、灵活就业者、技能型劳动者及农民工的职业素养,增强竞争力,提供更多就业和创业机会,使其获得更高薪资和更好职业机会,从而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在这一过程中激发个体奋斗精神,减小系统性不公平,保障平等发展机会;另外,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无法仅依靠市场配置实现收入差距的缩小,因此需要政府介入并实施精准政策,政府应加强收入分配监管和调控,增加弱势群体保障,建立收入分配纠纷仲裁机构和法律援助项目,积极引导公众参与收入分配观念讨论,强化舆论指导和社会监督宣传。最后,推动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可持续化。公共服务普及普惠指标占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权重较大,表明该项指标对于共同富裕水平发展的影响较大,未来需进一步提升。因此应推动公共服务向社会化改革发展,调整好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与公众需求的矛盾。第一,明确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对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行规范,确保公共服务的公平和持续性。第二,引进社会资本,以政府财政资金为引导,个人、社会为补充的多渠道投入,加快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和更新,提升供给能力。第三,建立市场化的竞争机制,促进公共服务的供给和需求的有效对接,增强公共服务的效率和品质,提升民众的满意度。第四,转变政府角色,在公共服务社会化中政府由供给方转为管理监管方,通过建立健全监管和评估机制,对公共服务的质量、效率以及后续服务过程和供给的公平性进行监督和评估,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保障公共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 参考文献:

- [1]杨文圣,李旭东. 共有、共建、共享: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10-16.
- [2]曹亚雄,刘雨萌. 新时代视域下的共同富裕及其实现路径[J]. 理论学刊,2019(4):14-21.
- [3]刘莉. 新时代共同富裕背景下生态正义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 社会主义研究,2022(5):25-3.
- [4]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 求是,2021(20):1-2.
- [5]Meier G M, Stiglitz J E. Frontier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 future in perspective[R].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0, 34(100): 965-968.
- [6]张立,张丽. 长三角城市共同富裕测度及协同发展水平评价研究[J].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2(5):86-94.
- [7]Tariq R, Khan M, Rahman A. How do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impact economic growth in Pakistan?: New evidence from threshold model[J]. The Journal of Asian Finance, Economics and Business (JAFEB), 2020, 7(8):161-173.
- [8]Toader E, Firtescu B, Roman A, et al. Impac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on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for the EU countries[J]. Sustainability, 2018, 10(10):3750.
- [9]Abdouli M, Hammami S. Economic growth, FDI inflow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An empirical study for the MENA countries[J]. Quality & Quantity, 2017, 51(1):121-146.
- [10]Cruz M, Ahmed S A. On the impact of demographic change on economic growth and poverty[J]. World Development, 2018, 105:95-106.
- [11]李金昌,余卫. 共同富裕统计监测评价探讨[J]. 统计研究,2022(2):3-17.
- [12]孙豪,曹肖焱. 中国省域共同富裕的测度与评价[J]. 浙江社会科学,2022(6):4-18.
- [13]谭燕芝,王超,陈铭仕,等. 中国农民共同富裕水平测度及时空分异演变[J]. 经济地理,2022(8):11-21.
- [14]常丰镇. 浙江省共同富裕时空演进及发展策略研究[D]. 浙江大学,2022.
- [15]孟立联,孟榆.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以成都为例[J]. 人口与社会,2022(1):81-93.
- [16]陈乐,李郇,姚尧,等. 人口集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J]. 地理学报,2018(6):1107-1120.
- [17]石英华,刘彻. 从党的百年实践看现代财政对共同富裕的推动[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140-147.
- [18]李海舰,杜爽. 推进共同富裕若干问题探析[J]. 改革,2021(12):1-15.
- [19]李艳,叶明确,罗唯. 共同富裕视角下浙江省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与演化研究[J]. 兰州学刊,2022(6):113-127.
- [20]周佳宁,秦富仓,刘佳,等. 多维视域下中国城乡融合水平测度、时空演变与影响机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9):166-176.
- [21]周璐瑶,兰国辉. 基于 STATA 的安徽省城市经济发展能力实证分析[J]. 绥化学院学报,2021(5):12-15.
- [22]Yang Y, Bao W, Wang Y, et al. Measure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level and it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cen-

- ture[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21, 117:102420. DOI:10.1016/j.habitatint.2021.102420.
- [23] Chen J.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ts impacts on the build-up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regional economy[C].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2, 143:383-388.
- [24] 杜平, 吴瑶. 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的影响、机遇及对策[J]. *浙江经济*, 2020(3):46-49.
- [25] 黄艳敏, 张岩贵. 公共安全财政支出理论分析及中国数据的检验[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4(8):3-8.
- [26] 魏艳艳, 马雪. 中部六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与分析[J]. *产业创新研究*, 2022(23):18-20.
- [27] 张挺, 李闯榕, 徐艳梅.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8(8):99-105.
- [28] 屈小娥, 马黄龙, 王晓芳. 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评价[J]. *统计与决策*, 2022(16):98-103.
- [29] 彭刚, 杨德林, 朱莉. 中国城市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测度、空间特征与动态演进[J]. *中国软科学*, 2022(S1):289-303.
- [30] 李昕, 王艳伟, 郑善枫, 等. 长江经济带农村基础设施韧性测度及时空动态演化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23(12):79-84.
- [31] 李海舰, 杜爽. 推进共同富裕若干问题探析[J]. *改革*, 2021(12):1-15.

[责任编辑:苗竹青]

## Measurement and Trends of Common Prosperity Development Level in Zhejiang Province

LIU Linghui<sup>a,b</sup>, CHENG Dan<sup>a</sup>, RAN Linyuan<sup>a</sup>

(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b. Yangtze Delta Region Institute(Huzhou),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uzhou 313001, China)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greatest advantage of socialism,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origin and connot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intends to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ased on six aspects: prosperous living standards, spiritual confidence and self-improvement, and among others. Utilizing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and Markov chain analysis, the study finds that indicators of prosperous living standards and universal public services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common prosperity development level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common prosperity development levels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have steadily increased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ough imbalances persist. Less developed cities, however, show significant potential for late-stage growth. Based on the common prosperity development level scores, the 1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four types, with mid-to-high and mid-to-low level cities exhibiting the greatest potential for improvement.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establishing a mutual aid community, optimize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steadily promote the equaliz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ublic services, so as to break through the existing common prosperity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achiev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province's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development level; evaluation measurement; evolution trend; Zhejiang province; entropy weight method; Markov chain